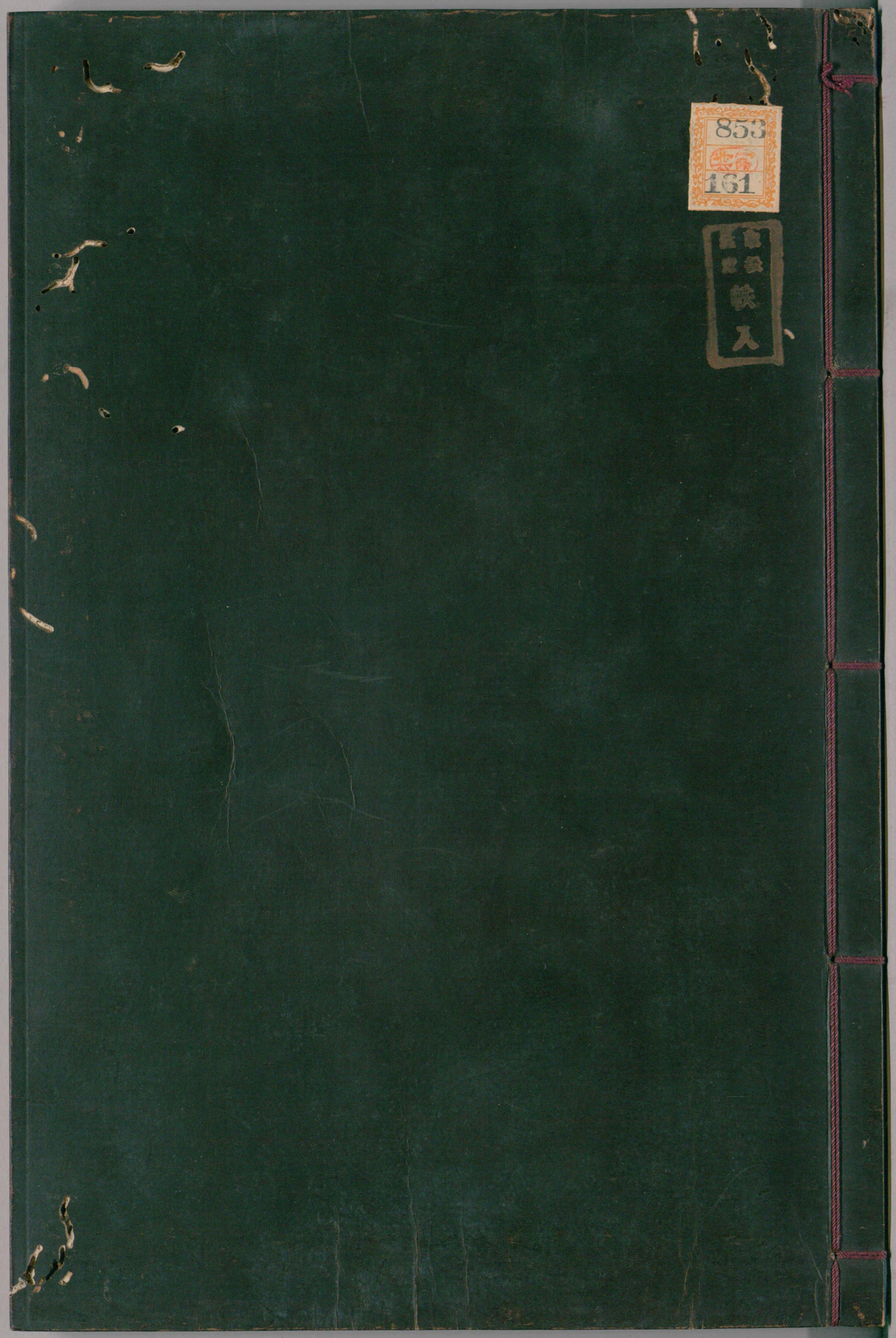

853
161
帝室圖書之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二

成公一

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弟成公睔立

齊 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宋 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 景公繼覇時邻克爲政魯成公四年欒
書爲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
州蒲以爲君伐鄭是爲厲公是年景公
卒成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是年韓
厥爲
政立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
成十四年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蔡 詳見宣
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二年宣公
卒弟成公負芻立
魯成公十六年文
滕 公卒成公原立
詳見宣
陳 公元年
詳見僖
杞 公元年
詳見僖
薛 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子庚輿
立公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薨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詳見僖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九年司馬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師戰于鄢陵敗績晉射中共王目楚殺子反

魯成公十四年楨

秦 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鄭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一名乘詳見隱公元年

越 定王十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改書即位傳例承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氷

穀梁傳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之寒之之辭也

寒極而無氷者常燠於六反也【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氷書冬温【宋氏曰】當寒而温創異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涸與固同凝閉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鬱蒸而啓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氷皆與焉此亦燠

調愆伏之一事也【永嘉吕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在鮮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鋤而不啓氷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虫起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網罟不及故藏氷之家啓氷所以節陽氣也

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汪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薪於物也故常有以雨雹氷雪何以悉書【汪氏曰】内女嫁大夫不書及無氷再書隕霜亦三書雨雹七書不雨三書雨一書雨雪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虚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

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廬陵李氏曰〕經書無冰三惟此書在二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淡氏曰〕二月今之十二月舉此月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歎梁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春晉侯使郤犨聘于周單襄公如晉晉侯饗之有加籩豆之數拜成劉康公邀之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信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丘也〔穀梁傳〕作為丘甲之為也丘為甲也丘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丘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

甲非正也〔程氏曰〕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前漢書〕刑法志

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甲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乘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一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註〕司馬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為甸甸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丘

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古曠反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伍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伍而具一乘耳今作伍甲者即伍出一甲是一旬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孫氏曰謂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甲士三十二頭牛三匹何甲士之有高郵孫氏曰是一伍出一甲而旬出甲士四人也徃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人馬則未知其所作者三旬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旬而增兼未可知也楚

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二百有五十人杜氏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省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胥堂胡氏曰成公以前旬賦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作伍一甲即一伍出一甲是四伍共出二甲爾今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悞此亦誤予此方悞此先儒或言甲非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伍出旬賦加四倍者誤矣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伍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賦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番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甲士三人四丘之甸共出甲士十二人四之一聖人恐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泛〔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丘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啓疆謂晉十家九縣長數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救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猶襲效尤遂致賓以乘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中以為譏也春秋之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既後楚之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既分更歷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盧陵李氏曰〕作例六皆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二軍新作三軍新作南門新延廄新作雉門也然延廄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手杜氏又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出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盧陵李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稽制四丘出長轂一乘四甲為一徒四甲為一乘四丘為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四丘作四甲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敛之說固無足取杜氏曰又大過豈有四丘十六井出一乘之賦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公羊傳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爲是見逐而奔齊矣初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之困之事也爲齊難既作五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穀梁傳　自公孫敖會晉侯齊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宋公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也故四盟皆譏之志也

家氏曰　中世以後諸侯之葬氏皆結於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

其大夫故君嘗見陳於會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戎貿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因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杜氏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敵地而書茅氏明為茅戎所敗陰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杜氏曰康公王季子子也欲要其無備徐吾氏茅戎之別種也）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孫氏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存周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於邊我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陸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師與夷狄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家氏曰〕不言茅戎無敵而為戎敗故以自敗為文也〔劉氏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說不在諸侯諸侯有事說不在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滅于遂王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汪氏曰〕桓王戰于繻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夷狄王朔所以別華夷之分也桓王不可言敗而天子於諸侯不可言敗此又以正君臣之分也〔晉敗王師而曰貶買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戎〔啖氏曰〕公穀云晉敗之若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十月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我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卻克眇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氏曰〕穀梁作傳皆釋經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疑今冬十月下脫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壬申 定王十八年 二年 晉景十一 齊頃十 衛穆十 宣六 陳成十 杞桓四十 景二 鄭襄十六 曹成十八 宋文 秦桓十六 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以四矢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之城上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音短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蜜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意於晉今魯人去齊而即晉赤棘朝盟齊師暮至晝齊侯伐我所謂日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爲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自齊懿公之後齊師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去聲]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逐戰于新築故齊師侵虐而以衛主之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甯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以假人君之所訾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之弗可止也[杜氏曰]新築鄭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之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逐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体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太夫帥師於是始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夫強也良夫世爲卿士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郤去逆反首公敎作手鞌音安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勳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亦佐上軍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夢子輿尸而座之子輿將下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

徇告其僕曰五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大國朝夕思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壞墓辱社稷使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賜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矣賈舌師陳于鞌之外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不衰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三帀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

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
車中綦毋張喪車從左右皆肘之
使立於後
郵厩
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
泉驟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胠
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郵厩執縶馬前三拜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
我土敢告不敏攝官而承
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筏爲
右載齊侯以免
郵厩獻丑父
郵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一人代其君任患者有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乎
郵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者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退
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
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
兄保者曰免乎曰免矣曰免乎曰免矣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

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弓之石窮晉師從齊師入自丘
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
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
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
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
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
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
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
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則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懿德而濟同欲
焉五伯之覇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
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
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
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請釈令餘儘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寢於寡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遯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曰戎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魯雖大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

而藏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夾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注氏曰〕謂怒婦人之笑辱貪取汶陽之田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略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録哉堅冰之戒亦明矣〔何氏曰〕魯舉二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盧國家悉出用兵重録內也〔胡氏曰〕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卿之戰二軍之主將皆在而獨書林父者也此戰並列四卿

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
魯國之兵權乎〔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
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二家專兵自甸卒乘悉無所
有其君孫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鞌
乃魯卿擅兵之始也〔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
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
息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怒
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董子曰〕頃公齊
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日忘報魯之孫霸主之
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
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於鞌獲頃公
斯丑父大辱宵幾亡國為天下笑〔齊氏曰〕鞌之戰
齊有必勝之氣而齊以驕輕取敗
晉以必死取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

怒者謂之忿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
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
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太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
之勝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
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牟而
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
未有太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鞌
之功晉於是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
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
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齊若以郤克
志在報己私忿非能聲齊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盟者踰四十
年而袁婁以後迫於懼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鞌之敗卹有以挫其
氣而摧其強故耶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於齊
者三鞌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
惟平陰之役合二十一國之君以討其暴橫馮陵
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柔濮之會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計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
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
求逢丑父三出三入晉軍拔時齊師大敗若三入
晉必當見獲此近妄也〔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
書公子首憂內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拳其
貴也此尤鄙近春秋豈黨內而專輕重於外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敦作爰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
汶陽之田〔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
何佚獲也其佚獲柰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
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之車右也面目與頃
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
頃公操飲而至曰華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

丑父曰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斬於是斬逢丑父已酉及齊國
佐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
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
者齊君之母也齊君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逆
跛者使眇者逆眇者一大夫出相與倚閭而語移日
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
與率師為竊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
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
蕭同姪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
請諾及耕者東畝是則士齊也
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猶晉君之母也
不可請戰不勝請再戰不勝請三戰不勝
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
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
遠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竊十去國五百里爰婁去
國五十里一戰際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
海君子聞之曰夫其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

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救邻獻于齊有以取之也爰妻在師之外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為質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十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與之盟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寧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剋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伏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怙服其書袁婁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高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強賂晉而請盟尔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甗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汪氏

曰欲於城下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復借一戰爲之請衛大夫以國佐辭爲國佐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何氏曰卻克恥傷其威故使魯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則汝汝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汪氏曰求盟在楚故稱及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劉氏曰卻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卻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獨繼之爲其先力而後禮也張氏曰晉所以令齊者特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服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爲國佐加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臨川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明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于鞌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卻克其盟未前定也故書如師進師晉之義既不許不足以服齊之心故國佐往去四國義又無禮也宗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強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鞌之戰卻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追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近而來盟與及盟一字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齊桓未年分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夫出矣而未掌盟會也晉文末年霍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師師會齊崔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鞫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鞫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氏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矣霍泉之盟晉文末年大夫敗勝則從同也【陳氏曰】蕭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一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行使大夫爭【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畧同【公羊】齊為臧孫許及郤克盟丑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

蕭向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向君姪嫁之子嫁於齊生二頃公故梁作蕭向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二頃公【左傳】楚人滅蕭【附錄】【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鄍【穀梁】在齊其說無據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物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遬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吊馬哭於大門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之

附録　左傳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為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慎罰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其所以蔽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殺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予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

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郢公子有三軍之帥又有桑中之嘉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此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人國家雖重幣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詬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夫卻伯是公曰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亦如之對曰燮之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汶音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鄆之路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陽縣顏師古注即汶陽故城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汪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孫氏曰〕汶陽魯地也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

後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汪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然則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宜奈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

得之〔汪氏曰〕侵小如臧孫許之類取相等之類

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朱子曰〕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家氏曰〕取汶陽田奚取取防取鄫取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亦魯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入命以歸魯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後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且不直書取汶陽田奚取取防取鄫取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亦魯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入命以歸魯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後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且不直書取汶陽田奚取取防取鄫取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亦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非其志也于後齊侯事晉故不手使歸穿来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晉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也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尒故齊歸我田書曰歸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取猶若有之也【汪氏曰】趙氏云是力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而得之之易也【盧陵李氏】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易也【盧陵李氏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韓之戰又失於鄟窄之来言至孔子爲政然後有鄟讙龜陰之歸晉急於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變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其公子自嬰齊始【左傳】宣公薨不行喪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寡救之施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壯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二公子何也【杜氏曰】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爲陽橋之

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
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
沒而不書非諱也〔胡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
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
會也〔家氏曰〕晉以魯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輸未
至即夷以望國之君而屈於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
僭而稱王子子久矣今書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憂
楚公子之春秋革之也
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
於忿忮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

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脩也〔易〕損卦大象君
子以懲忿窒慾
木傳損德不忮不求行之脩也
不善乎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忮
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憯乎故春秋史外傳
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
則亦知戒矣〔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
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為石加兵於魯衛魯納賂請平又約之
見其挾衆威脅而以匹侯侮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
寧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二君故言無大夫及高傒盟二大夫
則曰二君人齊有大夫及高傒盟二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

之識則請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公後諸侯至魯僖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圍宋公亦後諸侯至楚何說焉不足爲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爾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荊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不以雲公景從以服屬於荊蠻之會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勝諸則諸紀之而具文見意耳廬陵李氏曰公子會外大夫正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傳十二月公及楚公子嬰齊侵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儀行父鄭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詩之君也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壅其是之謂也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乎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公得其所也會不地會地會也盟不地盟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也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程子曰楚爲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嘗可知矣

鄭下非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
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李氏曰〕前此
皆序諸國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
〔汪氏曰〕書及則內爲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
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
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
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一公子嬰
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
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
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
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荊楚雖大

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
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爲不善擇
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
公而不書棄中國從東狄則諱公而不書〔汪氏曰〕
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三十九年同盟于薄不信莊
于瑕泉從東狄僖十九年盟于齊是也蜀之盟棄
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
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
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
也〔陳氏曰〕昌爲既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
侯之大夫後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不言公楚

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譏焉爾〔汪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訓侵王也會瓦屋淮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內夏外夷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之專主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臣〔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也其以力為功薄於義而陋於禮與卻克一耳卻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項氏曰〕蜀之盟與翟泉之師皆事之難言也翟泉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徵者盟〔廬陵李氏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諸公不書澶淵沒兵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事之事觀之晉益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劉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數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之盟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主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咈不得不貶楚及諸國則不論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數條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伍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論公疑其說之誤矣

附錄〔左傳〕楚師及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士匄師于瓦屋諸侯之大夫皆在焉晉荀罃士魴趙旃魏絳程鄭荀偃士匄請伐鄭孫林父甯殖請與楚平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衛侯不恭其能久乎詩曰靡悔于旂又曰其旂茷茷鮮不有悔衛侯其悔之矣

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楚之興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太夫為政猶以衆克先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韓厥荀罃士魴魏相趙旃郤錡荀偃士匄韓固趙同趙括趙嬰齊荀騅荀會以下十一將軍帥師伐鄭荀罃士魴實將中軍荀偃士匄將上軍韓厥趙同將下軍郤錡趙旃將新軍荀騅荀會將新佐以救鄭○罃士魴魏相趙旃郤錡荀偃士匄韓固趙同趙括趙嬰齊荀騅荀會以下十一將軍帥師伐鄭荀罃士魴實將中軍荀偃士匄將上軍韓厥趙同將下軍郤錡趙旃將新軍荀騅荀會將新佐以救鄭○晉侯使韓厥荀

專用詐謀非正勝也〔李氏曰〕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後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繹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耳〔高氏曰〕去冬之役衛曹難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為楚導而宋魯鄭馬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棗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攘夷擾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太夫一以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國雖從而書爵序晉為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參差之意為中國謀而不為夷狄謀也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

金革之事也〔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范氏曰〕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家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土而從我也〔盧陵李氏曰〕此卯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汪氏曰〕左傳云鄭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越境以吉禮從臨先君之喪〔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〇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二十日哭禮也新宮者稱宮也三日哭哀也穀梁傳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新宮者稱宮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識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爲常事則何以書緩諝納氏劉絢曰絢字質夫程子門人著春秋傳十二卷新宮者宣宮也不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毋揜刻稱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

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爲合或曰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禮記檀弓注云焚燒其宗廟者哀精神之有歸傷鄭氏異文定傳意與鄭氏異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音姬鼻天道也宣公弒君篡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心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汪氏曰公羊以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然則並公之世何以稱桓乎盧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以爲得禮惟胡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葬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日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改之知其僭禮也故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固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改之知其僭禮也故知葬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後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逞後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後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亡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史記秦始皇紀葬驪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中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彊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覇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歸寧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侵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汶陽而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覇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二十年四年十年見魯之敬十一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侵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天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以是惡鄭也〔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許為務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強齊之援弒君篡國几可以詣齊而求脫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援於晉率脩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所以譏也〔汪

[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十年又如晉二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爲異耳

春秋莫不書至此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録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息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然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即戮其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雖然必有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二國有好臣不與及知罃其圖之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外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歸俾屏營職次及於事而師徧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邑不服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穀梁傳]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公羊氏曰]凡內自圍者省叛者爲內諱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穀梁氏曰]不言邑[何氏曰]不服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脩德政以來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何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圖之當與圖外一色同罪〔劉氏曰〕不深治己之事則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陵之行若五伯之有之非王道也〔盧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圖者七始於此昭十二年圖貴二十六年圖成定哀十一年圖郠圖貴十二年圖成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在良反　公作將穀梁作

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上失民也〔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孚尹曰〕經不書廧咎如者貴其能留屯以全其餘黨散入廧咎如

又欲盡殄滅之非天下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雖滅漢亦亡後世豈賞絕羌而不書孚尹人之情見矣惟不絕之復華夏斯止矣〔家氏鉉曰〕克與良夫得志於安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其善戰也楚方躡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彫留吁以為未快復與此役逐利之師春秋惡之褒書皆所以貶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于未

及孫良夫盟

〔穀梁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表二日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當大國之中二中當其下二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夫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何氏曰〕惡下一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之〔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爲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葉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一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潘陽萬氏曰〕聘者固出於其臣之私也先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出於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之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也乎〔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尊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盧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前庚良二年林父十五年二卿舉棄七年二林父十一年二卿舉棄十五年二向戌其皆書曰一則以別於微者二則以別於前定也穀梁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日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前定之盟不日則此非卑者可知矣又曰卑者生事以非卑者則知其非卑者可知矣以非前定則知其前定之書法不同也若公羊注意以為二子聘盟兩受命似與胡氏不合

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於楚二十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稱國以伐狄之也　〔汪氏曰〕據夷狄狠舉號〔何氏曰〕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以後兵革數起夷狄九州為黨故夷狄之

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況又焉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范氏曰〕鄭從楚而侵之盟故狄之〔楊士勛曰〕伐衛之喪又數諸侯之喪敗者其罪不足以責故狄之〔胡氏曰〕不於伐而於成惡也**所以懲惡也以為詐辭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侯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是陵鄭帥諸侯而事楚矣敗晉于邲二盟十有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微秦鄭中國無左右杜矣〔慶陵李氏曰〕經中國而狄秦成二年狄鄭昭十二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秋晉

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之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故辱晉侯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興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鑒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寶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附錄

甲戌　定王二十三　齊頃十二　魯定十年　晉景十三年　四年　二　蔡景五　鄭襄十八卒　曹宣八　陳成十二　杞桓五十　宋共二　秦桓十八　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共公謀乎張本矣○陵川吳氏曰晉衛二國相繼來聘以三二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經書宋聘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杜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于統嗣為大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君不易矣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故文子知其必不免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譽即楚故也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數忽之辱豈非非禮煩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耳

○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三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慤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難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迩於我諸侯聽命未可以貳楚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馬未可以貳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遂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為輕魯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厚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見之也

○冬城鄆

公作運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一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即此在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鄆〔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曾自有二十鄆文十二年公待于鄆此東鄆莒曾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於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二月鄭人令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濮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敖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友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三國之成程子曰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三國之成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得已也

〔胡氏曰〕未踰年君稱爵者樂成君位為喪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稱爵者樂成君位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為義已繼之為孝父救東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盧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讐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據左氏所記則卿戰之後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鄭皆南面事楚者鄭左從楚何得如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附録〕〔左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乙亥　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公費

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
十一宋共三蔡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汪氏曰叔姬始嫁不見於經與鄫伯姬同婚姻得禮常事不書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家氏曰此與他悖義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來歸非杞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臨川吳氏曰信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來婦而傳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妾子為太子叔姬

心不自安而願歸寧故叔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

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室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遥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汪氏曰鄭伯姬杞叔姬來歸之後然叔姬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鄭伯姬來歸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弊觀矣

附錄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之二吾乃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其所能而用其所不能譬嬰夫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乎弗祭之之明日而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仲孫蔑如架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注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遇於晉令遽與侵宋之師朝王鼎而暮干戈譏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宜伯餞諸穀杜氏曰穀齊地〔高氏曰〕荀未逆女而僑如往餞之此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注氏曰〕自文十年彭生會齊卻缺宣十五年蔑會晉荀首皆大夫會大夫書之自是大夫會大夫以爲常矣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僕人曰待我不如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亦

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而已雖伯宗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書異也〔穀梁傳〕不日日何也高者崩重者壞而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書此何以書書異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尊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尊由忠焉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辟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後乎蓋善人之謂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亦

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爲采邑

書而不繫國者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爲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晉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隆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

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荀子〕大旱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高宗克正厥事〔書〕高宗肜日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失之事宣王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是也〔詩〕雲漢序仰天而歎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徙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汪氏曰〕自此至昭十六年經書弒君唯晉州滿齊光衛獻公吳餘祭蔡悼公密州莒慶凡七滅國惟宮厠鄫萊偪陽舒鳩賴陳蔡州來

凡九耳故徐彦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歲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其應亦憯矣春秋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歟

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完氏曰】山之象也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己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翩翩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伯尊以存齊兢衰獨有晉在而北歲以來君庸臣貪坐隳覇業晉之削中國之實為天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以異也

【附録】【左傳】許靈公想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之使公子

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盾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亦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晉攻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并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虫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左傳冬十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請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薄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何氏曰蟲牢鄭地留封丘縣北有相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杜氏曰言同盟服罪也何氏曰約備強楚汪氏曰即繫梁所謂同外楚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指言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其送終之甚辭氏曰王崩而為盟會無王之甚也王氏曰是盟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下之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門而聞訃則不得終禮況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勑與晉衛脩朝聘於魯而不修弔事蓋將以是為常而不知愧甚者靈王之計音已達於天下而諸侯蔑朝於荊楚且侯致毖緤執緯越嚴踰時而後返而曾不遣一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呼可嘆哉鷹陵李氏曰鄭自泓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春秋大全二十二卷終

185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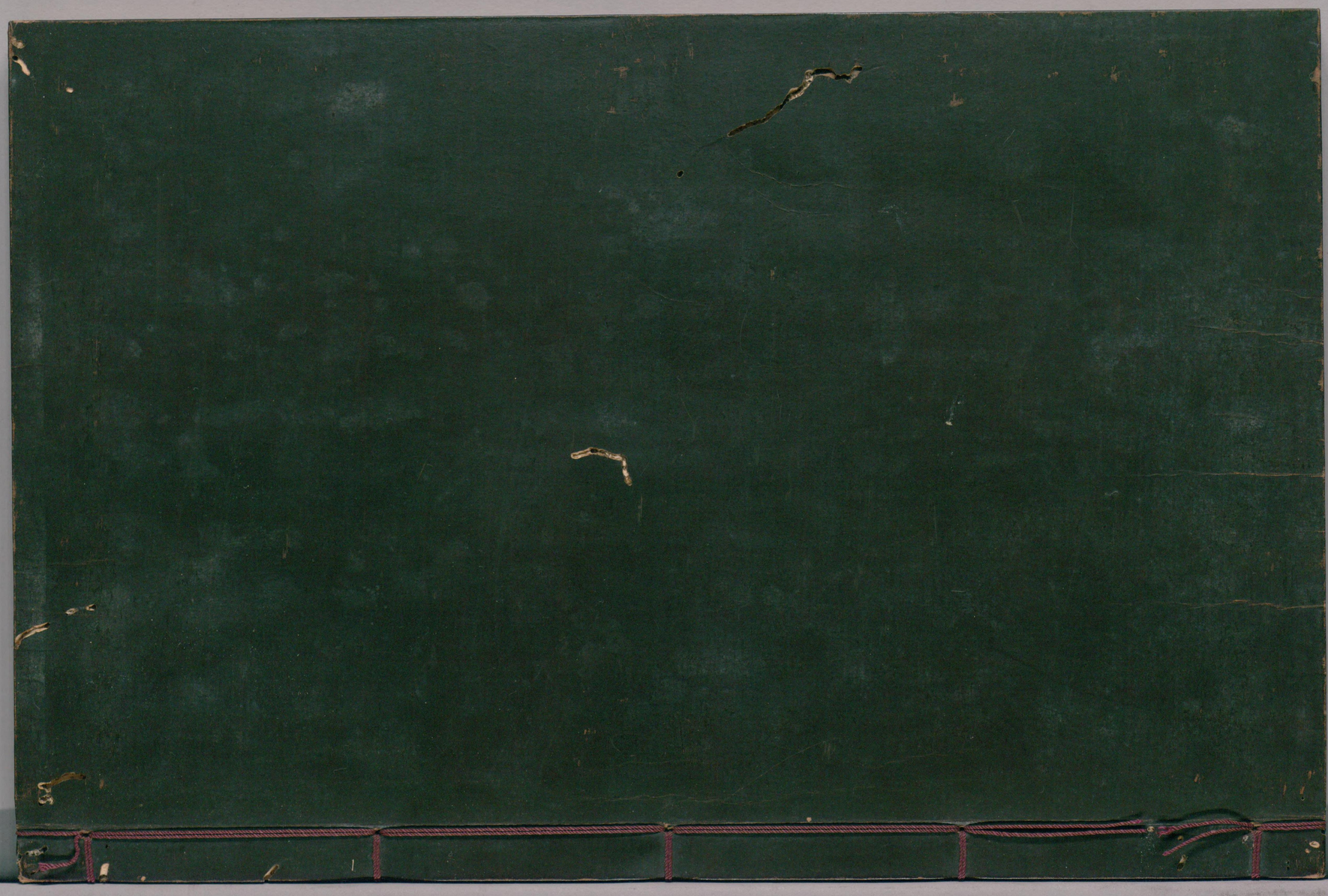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1